

誌



雜

期十第——一第卷二第

店書海上海
社印刻繪古陵廣蘇江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誌

期一卷二

雜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對於讀者的話



本雜誌第二年第一期出版了。編輯人竭力的在編制上刷新。著作人也聚精會神的做幾篇新作品和讀者相見。正所謂重打鑼鼓再開場。這第二年比較第一年。形式上。精神上。究竟有無進步。想必明眼人自有正確的評論。毋庸鄙人嘵嘵多講了。如有不完滿的地方。依舊很歡迎讀者誠意的指教。至於那些盲目的批評。和無謂的謾罵。祇有仍當他們是廢話。一概不睬咧。

這一期的小說。我敢說一句都是精心結撰的傑作。獨鶴的『千年紅』。看看好像是祝頌小說。其實命意布局。依然是篇社會小說。比第一年第一期的『紅』要好得多啦。何海鳴的『孝子金婚記』。文意俱佳。真是夏夏獨造之作。程瞻廈的『香櫻小劫』。描寫尖嘴姑娘。刻劃入微。趙若狂的『白鯊』。立意警策。提創非孝者讀之。當立現愧色。海上漱石生的『十二紅』。有指導本雜誌更加精進的意思。程瞻廈的『昆虫山歌』。妙在另有寄喻。卓杲的『紅頭阿三』。

傳』和茗狂的『紅雜誌中十二紅』都很滑稽。其餘小品亦多可誦之作。女子作品有中華新報女記者談社英女士的『家庭一席話』。寫父母重男輕女是不應該的。篇中表揚女子的色采甚是濃烈。我倒很替男子們抱不平。但是男子中像志宏志傑的一流人物確不少。吾也不敢說社英女士太偏袒女子了。

下一期小說有獨鶴的『千年紅』續稿。馬二先生的『片面的戀愛』。程瞻廬的『美心術』。秀鸞女士的『春秋』俱係傑作。秀鸞女士爲李涵秋先生之女公子。當涵秋先生在日。女士試作小說。清新俊逸。已有不櫛進士之目。本篇刻劃老學究。投稿之心理。筆緻不弱乃父。足徵淵源家學。自是不同。小品文字仍有十餘篇之多。第三期並有涵秋先生遺著發表。讀者請拭目俟之。

接孫耀蟻先生來函。謂『紀念祝詩』第一首末句。石榴紅之石榴二字應改爲菱荷云云。合卺更正。又拙作『文壇趣話』中鈍根二字。本作李達。惟鈍根於今年商餘欄內。亦曾鬧過口中淡出鳥來之趣事。故卽借重鈍根作陪。讀者或不知此事。特再聲明。



紅雜誌

第五十一期目次

陰歷六月二十八日發行
陽歷八月十號發行

■ 短篇小說

千年紅

嚴獨鶴

紅詞四首

潘无朕

十二紅

海上漱石生

紅雜年週年紀念詩

孫癩蟻

紅雜誌中之十二紅

趙若狂

孝子金婚記

何海鳴

文壇趣語

施濟羣

昆蟲山歌

程瞻廬

廣義山雜纂

伍受真

香櫻小劫

程瞻廬

紅頭阿三小傳

徐卓呆

目

次





目

次

11

白鴛

外國某先生愛情之研究

不呆的呆話

豈不大快

六月荷花歌

紅閨紀念新開篇

家庭一席話

紅雜誌試周良辰賀詩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二集)(五張)

第一回 湘江岸越貨劫書箱 嶽麓山尋仇遇奇俠

新歇浦潮

第五十一回 錢幼訓受愚退婚 張上達一怒逐女

趙若狂

春夢

周瘦鰲

徐洞天

戚飯牛

金純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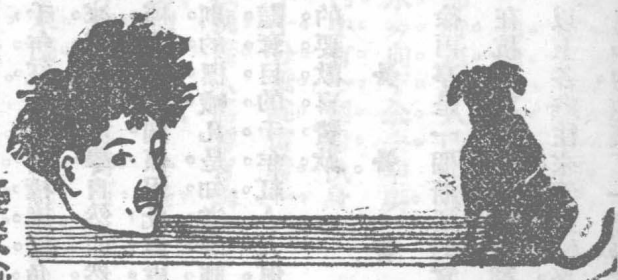
社英女士

鬢雲女士

不肖生

海上說夢人





千年紅 (上)

嚴獨鶴

歌聲！琴聲！拍掌聲！歡呼聲！聚着各種聲音。鬧成一片。這是春暉小學的十週紀念。春暉小學是最著名的一個小學校。裏面學生有一千餘人。校舍極其宏壯。規模也極其闊大。到了開紀念會這一天。來賓躋躋。真個是盛極一時。這學校是私立的。那位校主登臺演說。望去像是四十以外的人。鬚髮已略有些斑白。却是精神飽滿。對着衆人滔滔不絕。演述那學校的經過。聽的人沒一個不極端的讚美。那校主也穿着校中的制服。制服的當胸鈕扣上面。却掛着鮮紅的兩朵千年紅。（千日紅蘇浙間語音都呼爲千年紅）便是全校教職員學生以及滿場來賓也人人衣襟上掛着千年紅校

千 年 紅

園裏而栽許多千年紅大禮堂上又擺設着許多千年紅。至那校旗的角上也繡着一枝千年紅原來這春暉小學自然而然的和那許多千年紅有一種狠深的關係因此處處地方都拿千年紅作爲特別的標幟凡是知道春暉小學的歷史的見了這鮮豔奪目的千年紅人人佩帶着處處陳設着便不由的要歡喜贊歎。

※ ※ ※ ※ ※

徐雨亭是一個浙江的富商他所經營的商業很多在杭州和金衢嚴一帶都設着莊號他自己也常在以上各處往來盤查帳務指揮一切有一次正在六月中旬他雇了一隻船從衢州到杭州一天晚上船

泊在一個鄉鎮上船家都睡熟了雨亭因爲天氣很熱翻來覆去祇睡不着便拿着一把蒲扇敲着一雙鞋子一個人獨自到船頭上來乘涼那時節一輪皓月正懸出似的掛在當頭仰望天空碧澄澄的一些兒雲翳都沒有祇疏密相間的綴着些小星水面上一陣陣的涼風很緩和的吹過來吹得人神清氣爽雨亭正在玩賞夜景忽然眼光一瞥祇見上流頭飄下一件黑的東西來衢嚴一帶都是灘河水流得很快起初看着很遠也辨不清是什麼東西一會兒却已漸漸的將到面前仔細一看。不覺大吃一驚原來余來的並不是別種物件竟是一個人雨亭連忙狂喊起來說快快救命連喊了兩聲將那些船家都驚

醒了一齊趕到船頭上來問是什麼事雨亭一面急
急忙忙的告訴他們一面指着水中的人
那時這個人已順着
水勢向下余去幸虧
內中有一個船伙身
手十分矯健搶着一
根挽篙（篙旁有鉤
者謂之挽篙）一發
身跳下水去喜得河
中水淺水底又都是灘石他跳在灘石上面又趕了
幾步一挽篙將那人的身體搭住其餘幾個船伙也



跟着下水篙子竹竿一齊上幫着以前那個船伙七
手八腳將那人拖到船
頭上放平了雨亭趕忙
將他胸口一摸覺得還
有些微溫知道是沒有
死亡叫船家趕快施救
說是救活了我重重有
賞那些船家都是一生
一世在水路上過活的
對於落水的急救法都
很熟悉聽雨亭這樣說便忙忙的施救雨亭在旁邊
看着見那人是一個少年男子面貌也很清秀却是身

上的衣服十分襤褸。船伙纔將他短衫解開來，便在他胸前發見了一個小小的長布袋。這個布袋是生着一個繩套在項間，懸下來的。那些船家順手一摸，覺得裏面硬幫幫的，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嫌他礙手，便除了下來，遞給雨亭。那時月光已不如先前那般明亮，有一個船夥便拾着一盞紙燈籠來照着雨亭。在燈光之下，將那袋中藏着的物件拿出來一看，不覺十分驚異。原來是一件很精美的古玩，看那形狀確是一支千年紅，却都用玉質雕出來的。頭上兩朵花是一種深紅帶紫色的寶石，顏色與真花一般。無二那幾瓣小葉子是翡翠的一根細長的花莖，却像是瑪瑙的全體雕刻得玲瓏剔透，顏色也配得很是。

勻稱拿在手，中簡直是一朵像生花。雨亭一面看着，一面想道：這件事好生奇怪。看這一枝玉雕的千年紅，價錢一定不小。此人衣衫如此襤褸，何以身上竟有這樣珍寶？又何以藏着這樣珍寶？忽然落水，說是有人謀害，決不會放着值錢的寶物不取，說是自己投河。像這樣懷寶而死，也有些令人莫解。他正在出神，呆想，却聽得那些船伙都喊道：好了，有了，命了！原來這人被他們揉擦了一會，吐出了許多清水，已醒了過來。微微的發出些呻吟之聲，祇是神氣未復，白着一雙眼睛，還不能講話。雨亭忙又吩咐衆船伙將他搭進船艙裏去，騰出一張空舖來，讓他躺下，又灌了些姜湯給他喝。隔了好一會，那人纔活動。

了。將眼睛向四面一看。彷彿露着很詫異的樣子。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諸位。又是些什麼人。我爲何會到此地。雨亭等。便將適纔河中施救的情形。約略講給他聽。他聽罷。便長歎了一聲。也不言語。雨亭便又問他。爲何落水。那人見問。不覺雙淚直流。便道。蒙先生搭救。論理我自然應當感謝。不過像我這種人。自知作孽已深。覺得天地雖寬。竟沒有我容身之所。還不如一死乾淨。雨亭聽他這樣說。知道他心下必有難言之隱。是必不得已。而自盡的忙。道。爲人在世。那一個不貪生。惡死。看你年紀很輕。有什麼事。不好設法。如何說出這種話來。那人又歎道。先生的話固然不錯。但我確是自己尋死的。并且我的尋死。也不自

今日。我平時一舉一動。差不多都是向死路上走。所以到了如今。也竟除死以外。再無他法了。我看先生也是個忠厚長者。既承相救。我也無庸隱諱。便把我尋死的緣由。講給先生聽。料想先生聽了一定很哀憐我的。雨亭道。你便不說。我也急於要問你哩。祇是你纔醒過來。多說話。恐怕勞神。不如暫歇一會。再講罷。那人道。不妨。我這會兒覺得神志很清爽了。說幾句話。不妨事。雨亭便又就棹上。倒了一碗茶。遞給他。喝一面。又吩咐那幾個船伙道。你們也辛苦了。且去睡一歇。等天亮再開船罷。那些船伙。巴不得一聲。各自在船板上。橫七豎八。躺下了。頓時鼾聲四起。那人喝了茶。又定了定神。纔和雨亭說道。我姓陳。號質

山原籍是龍遊縣人。我父親號珊鸞。以商業起家。算得是本城一個富戶。大概連動產不動產合計起來。是有三十餘萬家財。他生平祇有一個兒子。不無過於溺愛。我幼年時節。也曾讀過書。論我讀書的資質。倒也頗聰明。在學堂裏讀了幾年書。也很夠得上一個文理相通。祇是我生成情性。專好嬉遊。父母又不肯督責。便漸漸的習於流蕩。我母親死得很早。接着我十七歲上。父親也死了。這時候親族中那些尊長。非但不來指導我。督率我。反而想法子來侵蝕我的財產。一個個都來和我合做生意。其實我於世情是一概不懂的。任憑他們明吞暗盜。便耗損了有十幾萬。我一發狠。索性把生意不做了。終日裏無

事可爲。便結交了一班淫朋狎友。專一嫖賭吃喝。不上幾年。便把家產弄得精光。等到我窮了之後。那些親戚朋友。便反眼不相識了。從前天天聚在一處談天說地。十分親密。并且很受過我好處的人。到了目前。却都遠而避之。更不必說是求他們調濟了。因此我子然一身。幾乎流爲乞丐。昨天却是我父親的忌辰。我自己連飯都沒有吃了。那裏再去找什麼東西來祭祀我的父母。不覺越想越愧。越想越恨。我也不恨旁人。祇恨着自己。太不成個人了。父親留下了偌大家產。給我。我怎麼數年之間。弄得一掃而光。今日之下。竟累他成了若敖之鬼。連一點點血食都受享不着了。像我這種人。真是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一

時氣上心來。又仔細一想。覺得前途也再無希望。當下便起了一個決心。趁着夜間無人的時候。趕到我父母親墳前去哭了一場。哭完便跳入河中。抵橋就此一死。免得再在人間丟臉。但是照我這個樣子。便是死了。也有何面目去見先人於地下呢。說完便又哭了。雨亭聽了他的話。也覺得十分淒惋。正要說幾句話來慰藉他。那陳質山忽地像觸起了什麼心事似的。用手將胸前一摸。便嚷道。啊呀。我這裏掛的袋。那裏去了。想必是落在河中。那便更增加了我的罪孽了。說着又嗟歎不已。雨亭忙將那布袋遞給他。看道。你尋的是不是這支寶石千年紅。質山道是的。便接過去。又從袋內將那支千年紅拿出來仔細看了。

一會道。幸喜此物却還無恙。雨亭便道。看你對於這支千年紅似這樣生死不離。大約其中總另有個緣故。不單單是愛惜寶物哩。質山點點頭道。講到這支千年紅。我便更加慚愧了。我父親在日。酷好古玩。平時搜羅得着實不少。他於這許多古玩中最心愛的。就是這枝千年紅。供在案頭。早晚沒事。便時常把玩着。據說這件東西。確是希世之寶。因為除了玉質溫潤。彫工精細以外。還有兩種特色。一種是這上面的寶石花。配上翡翠。集瑪瑙。莖。雖然是三種玉質合起來的。但那綴合的地方。却絲毫尋不出一些痕迹。竟像一整塊的一塊玉雕出來的一般。一種是這枝花雖係玉質。却非常堅固。任你拋擲捶擊。都不會破損。

大家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後來又有人猜測說：這花是寶石雕的，或者質地特別堅硬。至於那葉子，和花莖看似翡翠，瑪瑙也許並非翡翠，瑪瑙却是另外一種人家不知道的寶玉。不然，翡翠瑪瑙那有這般堅固的性質呢？經人這樣一說，越發將這支千年紅說得成了一件不可思議的珍物了。我父親一生既把這支千年紅視同至寶，所以臨死的時節，囑咐了我許多話之後，還將這千年紅親手遞給我。說這是我精心愛的東西，你以後見了此物，便如見了我。一般須好生愛護着，萬萬不可拋棄。將來便算得是我家的傳家之寶了。我當時哭着將這支千年紅恭恭敬敬的接了過來。我父親便一瞑不視了我。領受

着父親的遺命，所以將這支千年紅常供在客廳裏。面後來有一次家中忽然來了一回賊，幸虧察覺得早，將賊拿住了，送到當官。那賊的供詞，很是奇特。說他到我家裏來，並不想偷旁的物件，祇想偷這支玉雕的千年紅。并且也不是他自己想偷，實在是有入指使說偷着了，就重重的賞他。當時問官祇怕一追訊主使的人，不免要引起別種支節，便含糊糊糊的將那竊賊吆喝一頓，從寬斥釋了事。但是我從此以後，知道人家要算計我這千年紅，深防有了疏忽，被人偷去，便辜負了我父親臨死時諄諄囑咐的那番苦心。左思右想，沒有法子，便索性做了一個布袋，將千年紅藏了起來，掛在身上。我也明知這種辦法狠

有些獸氣。但我父親原說見了此物便如見了他自己一般。那麼我把來掛在胸間也就不啻將死去的父親時時刻刻放在心頭作個紀念一般却也很好。祇可惜我聽父親的話祇聽了這一句其餘全不遵他的教訓。父死以後弄得一敗塗地。一切田地房產都被我賣完了。目前已經到了無可容身的地步。却祇有這支千年紅無論如何總不肯賣。近年來人家目我窮了也會有許多人肯出重價來引我賣我。一概回絕。說我自問早是個對不住父母的罪人了。若把父親臨死時親手付託我作爲永久紀念的物件也拿來賣却那真是毫無天良了。況且照我這樣浪用無度數十萬家財都被我狠快的敗光了。又何況

這枝千年紅便是變了錢拿來坐吃山空依舊敷衍不到幾時不如拚着這條性命和他同歸於盡。倘然靈魂之說果然是有的那麼我死後有知還可以將這枝千年紅去交還我父親或者好減輕我一分不孝之罪。賁山說到這裏忍不住竟放聲大哭起來了。雨亭忙勸住他道。你也不必過於傷心了。我看你這人雖然算得是個傾家蕩產的敗子。但你能遵守着你父親的遺言情願無路可走終於一死不肯變賣這支千年紅就此一端而論足見你狠有志氣有孝心未嘗不可爲善。你夜深投水恰巧被我救起也是你的命運不該就此斷絕。你如今尙在青年祇男痛改前非前途遠大豈無挽回之地。賁山又歎道。老先

生的話自是不錯。但我現在已弄得山窮水盡，便算痛自懺悔，力圖挽回。又教我從那裏去找這條挽回之路呢？雨亭聽說，略略沉吟了一下子，便慨然說道：『罷罷，言這救人救溺，我既救活了你的命，總得和你想個法子，索性救你到底。你目前既然無家可歸，不如就跟隨了我罷。祇要你真有悔過之心，憑着我的力量，扶助你起來，總還可以使你安身立命。不知你意下如何？』實山聽得此話，便又垂下淚來，道：『蒙先生這樣相待，真是恩同再造了。說着便沒命的從舖上掙扎起來，跪在雨亭面前。雨亭急忙將他攙起來，依舊扶着他，躺在舖上，說道：『你纔吃了這場虧苦，何必又要勞動？談了半天話，已經天亮了，還是靜養一』

會兒再說罷。我也狠有些倦意了。實山這時果然覺得委頓非常，支撐不住，便也不再答話，祇點了點頭，便將兩眼閉上。雨亭也自就寢。剛剛睡下，那些船伙又都起來，忙着開船了。時光迅速，一眨眼已是五六年了。陳實山在徐雨亭手下，已成了一個狠重要、狠親信的人物。原來實山的資質原是狠聰明的心地，也是狠忠實的。以前祇爲年輕不解事，處着不良的環境，受了狎友的誘騙，以致一敗不可收拾。後來患難餘生，得了雨亭的救援，便真個力蓋前愆，一心向上。雨亭見了，自是歡喜。便竭力的教導他，提拔他，不上幾年，實山於商業上的情形已是十分熟悉。雨亭便派了他一個各埠查

帳的職務。上文說過雨亭在各處所設的行號。本來不少。自己年紀漸漸大了。懶得走動。便命質山去做個代表。這個職司。原是很重要的。質山既受了雨亭的委任。每年倒有大半年在外邊周歷各地。有時回來。便住在雨亭家中。他對雨亭。固然是赤胆忠心。雨亭待他。却也如家人父子一般。十分親密。雨亭的妻子早已死了。膝前沒有兒子。祇生了一個女兒。喚作儀瑛。在女學校裏面讀書。相貌十分美麗。學業上的成績。也十分優美。他比質山小了好幾歲。平時和質山兄妹相稱。是日常見面的。有一年。正在學校暑假的時候。儀瑛忽然對質山說道。我想和質哥商量一件事情。這件事情。無論你答應不答應。都得爲我。

嚴守秘密。第一不可使父親知道。質山聽了。略有些詫異。道。是什麼事。妹妹說得這樣鄭重。儀瑛道。我要問你借一件東西。質山道。是什麼東西。儀瑛道。是一件最好的東西。說出來。祇怕你不肯。質山道。要什麼東西。妹妹祇管說。我斷無不允借之理。儀瑛笑道。我且不說。你試猜猜看。質山道。這個如何猜得着。還是請你說了罷。儀瑛又笑道。你祇要揀你所有的。特別好東西。教人看了。由不得要羨慕的。說出來。包你一猜就着。質山覺得他這幾句話。說得狠是蹊蹺。一時倒真摸不着頭腦。祇呆呆的望着儀瑛。半晌不語。儀瑛却忍不住了。便道。你大約是在那裏裝傻。我這樣說來。你難道還不明白。我要借的。便是你那支寶石。